

魯

上海魯迅紀念館

迅

小

說

合

集



百家出版社

胡

适

小

雅

台

集



商务印书馆

鲁

上 海 鲁 迅 纪 念 馆 编


迅

小

说

合

集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小说合集/鲁迅著;—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
百家出版社,1998.4(2001.12重印)
ISBN 7-80576-670-3

I. 鲁… II. ①鲁…②上… III.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557 号

责任编辑:姜逸青
封面设计:赵峻

鲁迅小说合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90000

1998年4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4次印刷

ISBN 7-80576-670-3/1·205 定价:25.00元

主 编

王锡荣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锡荣 吴长华 李 浩

周国伟 姚庆雄 顾八紘

凌月麟 蒋雅萍

编辑说明

谁都知道,鲁迅的小说魅力无穷,以致行世大半个世纪至今仍风行不衰。目下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外,前几年,全国各地包括台湾也自行编辑、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可见读者对鲁迅著作的需求既热诚而又口味不一。《鲁迅全集》销势不衰,但毕竟不是多数人都适合购买整套的全集,单行本因而时见脱销,小说尤其如此。

然而目前无论全集或单行本都还存在着解读上从而也是传播上的障碍:鲁迅毕竟深邃,何况时代文化背景及个人素质等存在多种差异。以我们在鲁迅纪念馆多年工作的体验,深感“鲁迅若不走向大众,便是真正的死亡”。鲁迅最本质的价值不在于书斋,而在于大众。每一个感悟了鲁迅神韵的人都应该具有把鲁迅解读、阐释给大众的使命感。鲁迅在人群中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而真正对其思想理论有深趣者毕竟是少数,鲁迅所拥有的读者中的大多数是其小说的爱好者,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在课本中必然碰到鲁迅的中学生。也就是说,鲁迅作品现在面对的最多数是中等文化层次的青年读者——鲁迅已成为对青年一代进行文学、语言、人格等多方面教育的人生教材。但对于青少年来说,研读《鲁迅全集》还不具备这个学力,也没有这个财力,作为入门的引导,鲁迅小说是最合适的担当者,这或许也正是近几年坊间鲁迅小说热销的主要原因。

然而,细细体察,还是可以发现,适合青少年读的鲁迅著作版本还是太少。全集既非最切合读者,单行本又多无解说,近年出版的几种诸如《鲁迅小说全集》、《鲁迅散文全集》之类的书,亦多如此。即令有注释,也多简约,不能解决理解上的困难;至于另一种影印单行本只适合专家或收藏者的口味。此外还有一些选本、鉴赏辞典等,也不是过专,就是零碎。我们编辑一本合鲁迅全部小说于一体而又有简明解说的读本以济时下急需的想法,便是由此而生,并因而编成了现在这本小册子。

但对青少年解说鲁迅,最要紧的是准确,而最难的是通俗。要准确公允而又要深入浅出,最怕言不尽意,还不能随意发挥,并且要简洁,不能繁琐。然而“评说”之举历来见仁见智,实难一律。因此,我们只能说,这里的解说也还是一家之言,决非终极判断。何况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也必将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加深,不可能止于一端。我们希望这本书能适合广大读者的口味,其简要的解说能给读者指出一种理解的门径,而没有误人子弟之嫌,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

这本书是集体的成果。我们的分工大致如下:先由集体讨论,后分别撰写各篇的评析:《呐喊》部分由顾八纮撰稿,《彷徨》部分由李浩撰稿,《故事新编》部分由蒋雅萍撰稿,最后由王锡荣复核、审定。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解说一般采取公认的说法,但有些地方也表示了我们自己的理解。其中一定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指正。

编者

1998年春节

目 录

呐 喊

自序.....	3
狂人日记.....	9
孔乙己	21
药	27
明天	37
一件小事	45
头发的故事	48
风波	54
故乡	63
阿Q正传	73
端午节.....	112
白光.....	121
兔和猫.....	127
鸭的喜剧.....	132
社戏.....	136

彷徨

题辞.....	149
---------	-----

祝福	151
在酒楼上	168
幸福的家庭	179
肥皂	187
长明灯	199
示众	210
高老夫子	216
孤独者	226
伤逝	248
弟兄	268
离婚	280

故事新编

序言	293
补天	296
奔月	306
理水	318
采薇	334
铸剑	353
出关	372
非攻	383
起死	396

呐

喊

喊 呐

迅 習

[注] 前页中的插图为《呐喊》原版封面。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径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

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

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

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

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评析]

《呐喊》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最初收入 15 篇小说，后由作者抽去历史题材小说《不周山》，遂成现在的 14 篇。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本篇作于 1922 年 12 月 3 日，曾发表于 1923 年 8 月 21 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

在本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也反映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小说的由来和《呐喊》起名的缘由。

作者从学洋务、学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到推崇文艺，把文艺作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本篇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和理解本集小说的内涵及意蕴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写作上，本篇文笔清新老到，绵密而又流畅，震人心魄而又引人入胜，读之使人欲罢不能。其语言风格充溢着鲁迅独特的个性，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